# 庞瑞垠文集　第五卷

庞瑞垠　著

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庞瑞垠研究专集/庞瑞垠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06. 1

ISBN 7-5399-2423-3

Ⅰ. 庞… Ⅱ. 庞… Ⅲ. — — Ⅳ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5）第 号

**书　　名**　秦淮世家　上
**著　　者**　庞瑞垠
**责任编辑**　朱建华
**责任校对**
**责任监制**　胡小河　张莘莘
**出版发行**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　　江苏文艺出版社
**集团网址**　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：//www. ppm. cn
**印　　刷**
**照　　排**　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**经　　销**
**字　　数**
**开　　本**　850×1168 毫米　1/32
**印　　张**
**版　　次**　200　年　月第　版，第　次印刷
**标准书号**　ISBN7-5399-2423-3/　·
**定　　价**　　元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，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# 第四十四章

## 132

动乱归动乱，日子却一天天地挨了过去。曼若依旧去街道上班，原先她分管计划生育，因受嘉华牵连，早就不让她管了，而事实上，她不管谁也没管，生育处于无政府状态，看着一个个家庭超生，她心急如焚，却无能为力。街道一直没明确她做什么，她就帮助传达室师傅发发报纸或打扫院落，说起来倒也清闲，不必成天呆在那里，但回到家却忙得够呛。乃馨倒不用多烦，最让她操心的是侍奉公爹。上月，子虔查出冠心病，常出现胸闷、心悸、乏力以及胸前区疼痛，近日，肠胃又不好，震东来过，带了些药，嘱他按时内服并卧床静养，一日三餐得送到床前。一天下午，曼若和乃慧在家，乃慧争着要给爷爷倒水服药，刚进门，只见老人“噢哟，噢哟”地在床上扭动着身子，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臭味，她吓得脸色苍白，跑到前院，对正在洗衣服的曼若喊道：“伯母，爷爷出事了。”

曼若朝围腰上揩了揩手快步来到公爹房间，这时，子虔已不再扭动，却粗重地叹着气。臭味还在，曼若顿时有悟，她让乃慧走开。

“我不走，替你做帮手。”

“不行，你是个姑娘家，”曼若贴着乃慧的耳朵说，“去吧，听话。”她把侄女推出去随手关上门。先在衣柜里找了一身干净内衣，又将浴巾在木盆里用热水浸湿，这才走近子虔：“爸，你得换衣服。”

“嘉华呢？”子虔问。

“有人找他‘外调’，被叫到街道去了。”

“那就等他回来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？得及时洗换，否则会起湿疹的。”

“就让起湿疹好了，你不用管，忙自己的事去。”

“爸，这是耽搁不得的。”曼若说着已揭开被子，把手伸了进去。

“走开！”子虔将曼若的手拽开，“你一个妇道人家……”

“你就当我是你的女儿不行吗？”

“可惜不是啊。”子虔的口气明显缓和下来。

“我一直把你看成自己的父亲，你没感觉到？”曼若说，“自小，我一直在爷爷和你抚育下长大成人，我始终不忘你的养育之恩，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报答机会吗？”

“曼若，”子虔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声音哽噎，“果真有你这样一个女儿，也就是我的福分了。”

“爸，别这样说，我就是你的女儿。”曼若也止不住流泪了。

子虔不再说什么，摇了摇头，闭目躺着。

曼若见老人不再排拒，她先在躺椅上铺了床棉被，旋走近床边揭开被子一角，替子虔脱了内裤，然后绞了一个热浴巾把子，替子虔擦洗起来，再替他换上干净内裤，接着将老人抱到躺椅上盖好，倏又将床上浸湿的褥单、棉胎抽下，将自己床上用的棉胎抱来垫上，再铺上干净床单，又在床单上铺了几块软布片，这才将子虔抱回床上。此刻，她已汗披流浆，子虔近乎失明的眼看不清，但他能感受到曼若的疲惫和劳累，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语，以

至曼若问他感觉时，他只能含着泪点了点头。

接着，曼若侍候他吃了药，说："没事了，这药吃下去就能止住，你好好睡一觉。"说罢，将地下的衣被一掠，拉开了门。

"曼若——"

曼若一转身，见公爹微微抬起身子，双手向前伸展着，她不解其意，问："爸，还有事吗？"

"没，没有，"子虔怔怔地，"我只想叫你一声女儿，天底下没有比你更贴心的女儿了。"

"爸，"曼若直想哭，憋了会儿才又笑道，"我就是你的女儿嘛！"

这最后的瞬间，被走来的乃慧看到听到了，她茫然地问："伯母，你真是爷爷的女儿？"

"不是，"曼若走到一边低声说，"可我心里一直是这样想的。"

"伯母，你真了不起，我知道许多关于你的故事，今天又亲眼看到了，我打心底敬佩你。"

"瞧你，说什么来？我可是一个最普通的女人，只想做自己该做的事。"

"但是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到的呀！"

曼若将脏衣脏被泡进盆里，说："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。"

"伯母，如今要求人人'灵魂深处爆发革命'，'狠斗私字一闪念'，你在做好事时有私心吗？出于什么动机？"

"乃慧，你怎么探访起我来了。"曼若笑道。

"随便问问。"乃慧调皮地做了个动作。

"这对你很重要吗？"

"说重要也重要，说不重要也不重要，"乃慧说，"不过，假如可能，将来我要写一本书，主人公就是你。"

"不敢当，不敢当，"曼若忙挥手，"那可作死我了。"

"伯母，你能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吗？"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告诉你，我可没想到什么动机不动机，出于本分吧，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，再自然不过了。”

“有没有过勉强，甚至违心去做的呢?”

“这，当然有，”曼若说，“比如有人让我揭发你大伯，我说以前别人打扫公厕三天一次，他倒好，一天一次，好表现，邀功请赏。”

“咯咯咯……”乃慧笑得直不起腰来，说：“伯母，你这哪里是揭发，明明是变相表扬嘛。”

这话把曼若引得也笑了起来，坦荡、无邪的笑像阳光一样温暖着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。

可是，岁月无情，天真善良的人们仍时时感到笑的权利被剥夺和扼杀。这不，没过多久，嘉玮去了“五七干校”，这在一般干部，无非是转换“斗批改”的阵地，而对“历史反革命”谢嘉玮，不啻是进了“劳改营”。父亲一走，就再也听不到乃慧的笑声了。学校已复课闹革命，乃慧读高三，但上课并不正常，每当“最高指示”下来，便得停课庆祝。区里市里活动频繁，汹涌的政治风暴裹挟着学生随波逐流，而“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”也只是徒有其表，“工宣队”虽已进驻学校领导一切，派性仍在作祟，乃慧两派都不沾，都不得罪，有什么想法只跟家里人说。谈的最多的自然是乃贤和乃斌。报社实行了军事管制，乃贤恢复了采访业务。乃斌读大三，上课也不正常，空余时间多，跟无线电专业的一名女生薛玫谈起恋爱来了，还把薛玫带回家。开初，多了一个谈话的人，乃慧很快活，两个女孩说个没完没了，可是，渐渐地，薛玫一来便关在乃斌屋里不出来，乃慧觉得落寞，她搬出抄家时藏匿的一台老式留声机，在自己房间里独自享受。她有不同时期的唱片，最早的要数三十年代百代公司制作的《送别》，那是李叔同填的词，她特别喜欢这首歌，如今，却在查禁之列，倘被发现，肯定倒霉，因此，每次欣赏时总把音量调得低低的，

她随着唱片的咝咝转动，轻轻地哼着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觚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那是她最沉迷的时刻。一次，她正随唱片凝神哼着，门被推开，一看是伯母曼若，竟不知如何解释才好，曼若已听出名堂，非但没责怪她，反倒跟她一起又唱了一遍。曼若说读大学时也很喜欢这首歌，只是已多年不唱，她感谢乃慧给了这个机会，使她仿佛回到了充满幻想的青年时代，这教乃慧高兴得不得了。她收藏的唱片里，还有易韦斋词、肖友梅曲的《问》，刘半农词、赵元任曲的《听雨》，安娥词、任光曲的《渔光曲》，贺绿汀词曲的《秋水伊人》，白居易词、黄自曲的《花非花》等。其中《花非花》也是她尤为钟爱的，那是怎样一种境界呢？似雾似花，朦朦胧胧，她从不跟着唱，只是聆听，一遍又一遍……

此外，她还有《乌苏里船歌》、《遥远的地方》、《在北京的金山上》唱片，这些歌曲洋溢着激情，她也曾激动地唱过，如今却再也激动不起来了，甚至小妹妹乃馨让她教唱时，她也打不起精神来，父亲嘉玮是“历史反革命”，伯父嘉华是“右派”，叔叔嘉怡当了和尚，跟家里断了联系，不知是否还活在世上。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她不知道，也没人对她说，一直困扰着她，让她快活不起来。在学校，她属“黑五类”，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，同学们还是瞧不起她，这使她感到很孤独，上课且不说，一到课间活动，同学们欢蹦乱跳、神气活现地跑出教室，她往往独自留下，或埋头做作业，或伫立窗前，茫然地看着天上的流云，飘落的树叶……她异乎寻常的表现，引起工宣队长马士禄的注意已不止一天了。马士禄是某国防工厂的钳工，造反派头儿，厂里成立革委会，他成了委员。上面决定向上层建筑派驻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，物色到他，遂率领七名队员进驻乃慧读书的这所中学。

一天，又是课间活动时间，马士禄在校园转悠，来到高三(2)班时，见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只乃慧一人在座位上支颐发愣，他走过去笑嘻嘻地问："你是不是叫谢乃慧？怎不出去活动活动呢？"

"我……"乃慧感到突然，全校两千多名学生，他怎么晓得我的名字？她白皙的脸蓦然绯红一片，旋又低下头。

"你有思想包袱，对吧？"马士禄语调平和恳切，"党的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。我了解过，你没参加过派性活动，表现不错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要振作起来，"说着，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，"去吧，跟同学们一块玩去。"

自从复课之后，偌大一个校园里还从来没人对她这样关心过，不由得心头一热，冲马士禄嫣然一笑，遂出了教室，但她并没到人堆里去，却在一溜梧桐树下徘徊，隔了会儿，就又回到教室。这情况，马士禄看得一清二楚。

接下去是阶段考试，乃慧总分全班第一。偏巧班长得肝炎住院，马士禄便让一名工宣队员宣布乃慧接任班长。全班为之震惊，这也是她绝对没有想到的，于是，她成了众人嫉恨的对象，她再三推辞未果。同学们尽管心存不满，但谁敢违抗工宣队的旨意？只好承认既定事实，没两天，就有同学来讨好她，围着她转。她传达工宣队的指示，跟任课老师接触，排解同学间的矛盾，协调班级间的关系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却体会到权力带来的荣耀和满足。回到家，她把这些情况告诉母亲，李雅洁说她时来运转，看到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郁郁寡欢，做母亲的自然感到宽慰，家中所有的人都为她高兴。

乃慧长有一副高挑的身材，白皙的瓜子脸，光洁而宽阔的脑门，高而直的希腊鼻，因地位的变迁而容光焕发。在全校性的一些活动上，马士禄时常安排她出头露面。本埠的记者来采访过她，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作了宣传，她成了众所瞩目的人

物。她心中明白，这一切都是马士禄师傅关照的结果。但奇怪的是马士禄不再像过去那样常来教室转，甚至几天也不见他的影儿。或许他太忙了，可乃慧真的想见到他，她想当面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她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，一天，她去体育教研组联系班级篮球赛的事，在走道上遇见马士禄，她跑上去说："马队长，谢谢你的关照。"

"谢啥呢？"马士禄依然温和地笑道，"难道我们是要别人感谢才来占领上层建筑的吗？"

"我说的是心里话。"乃慧有些紧张，怕被误解了。

"你这孩子，我们是不要感谢的，工人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哩！"马士禄说完就摆了摆手走开了。

乃慧望着马士禄踅入别的办公室，心想，这真是一个无私的人，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她暗下决心，尽力把班级工作做好，而且，期终考试再拿个第一，仿佛惟有这样，她才对得起工宣队，对得起马士禄。

这样，又过了一阵，乃慧时不时能见到马士禄，也都有话没话地打声招呼，一切都平平常常，再自然不过了。六月初的一个周末，已经放学，乃慧刚从墙边推出自行车准备回家，只见马士禄笑着走近她说："谢乃慧同学，今晚七点工宣队要开高三学生骨干座谈会，谈谈有关毕业的事，你能参加吗？"

"行！"乃慧不假思索地回答。见马士禄不再说什么，便跨上自行车，一阵风似的回到家。吃饭时她说出晚上开会的事，话音刚落，突然，雷声大作，雨点砸在屋瓦上嘎嘎有声。

"怎么想到晚上开会呢？"乃斌望着漆黑的天空和灯光映照下的雨线说，"雨这么大，算了，有什么事，星期一到校时问一下得了。"

"哥，不可以，事关毕业哩！"乃慧说，"而且，我不能辜负

工宣队的信任。”

“去吧，这也是个考验。”母亲雅洁说。

“乃斌，你陪妹妹一块去。”伯母曼若吩咐道，“这样，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不要，我已十九岁了，让哥护驾，人家见了不笑话?”

“对，要学会自己照应自己，况且，路又不远。”雅洁鼓励道。

乃斌没做声。

吃完饭已是六点半，雨还在下，乃慧拿了件雨披往头上一套，骑着自行车，顶着密集的雨点，沿着瞻园路奔向学校。她前脚走，乃斌后脚骑车尾随上去，始终保持着二十米左右的距离。乃慧只顾往前骑，到校门口车都没下直骑过去，乃斌亦是。只见乃慧把车支在办公楼的廊檐下，匆匆上了楼，乃斌不便跟上去，只好站在一侧报栏的顶篷下面等待。

整个大楼只二楼东头工宣队办公室有灯光，乃慧兴致勃勃地上了楼，脱下雨披，甩了甩水，而后走进办公室，看到马士禄一人在翻阅什么。

“咦，同学们怎么还没来?”乃慧问。

“瞧你，淋成这样，快揩揩，”马士禄递上一条毛巾，“你是捷足先登，我们再等等。”

“那……”乃慧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，“我到校门口去迎他们。”

“不用，我们先谈起来，”马士禄说，“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，说说最近班上同学的思想动向。”

乃慧心弦放松了，汇报了班上近来发生的一些事，无非是谁跟谁吵架了，谁抄了别人的作业，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，属于不合时宜的牢骚怪话之类，她一句没说。

“你当班长就是行，算我没看错人。”马士禄笑道。

“马队长，我知道让我当班长是你的意思，你一直在关心我，”乃慧说，“可我又能替你做什么呢？”

“能啊，”马士禄望着乃慧光彩夺目的脸，神不守舍，拿起她的手，“乃慧，工宣队进驻学校的第一天，我就注意到你，你是那样标致、可爱，我下了决心要好好栽培你……”说着，他强劲的双臂已将乃慧搂在怀里，往长沙发上压了下去。

“不，马队长……”乃慧惊呆了，挣扎着。

“小宝贝，我想你都快想疯了……”马士禄的嘴在乃慧脸上蹭，动手动脚。

“别，别这样，我要喊了……”乃慧反抗着。

“人都走光了，雨又这样大，谁能听到？”马士禄粗粝的手迅速将乃慧的裙子撩起，拉下她的内裤，身子猛地覆盖上去，乃慧吓懵了，仿佛失去知觉。突然，她感到一阵钻心的痛，而马士禄却“嘿嘿”地笑着，贪婪地蹂躏着这如花的少女，直到他感到满足了，才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点起烟悠哉游哉地吸着。

“我要告你！”乃慧愤怒地嚷道。

“你告吧，告到哪里都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！”马士禄弹了下烟灰，“你要告，就别想拿到毕业证书。”

“我不要！”

“好，毕业证书可以不要，脸不能不要吧？这事张扬出去，你一辈子别想嫁人。我真弄不懂，你计较什么呢？总不能始终是处女，我不过让你早点过了关。”

“无耻！”乃慧号啕大哭起来，这哭声冲破断续的雨声传到楼下，乃斌意识到了什么，发疯似的冲向二楼，在楼梯口与披头散发的妹妹相遇，他伸手去抓没抓住，乃慧一口气跑下楼，跑到操场上，她颤抖着，雨把她浇得透湿。乃斌跟了上来，一把将她抱住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快告诉我。”旋又把自己的雨衣给她披上。

“我想死，死……”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狗杂种在哪里？你等着，我去跟他算账！”乃斌拔腿就走。

“哥，”乃慧把他拽住，“你别去，求你了……”她呜咽起来。

“那以后再说，我们回家。”

“不，我不回家，我想死，你让我去死！”

“好妹妹，你怎么这样傻呢？死是容易的，可死要死得明白。回去，哥会替你保密，什么也不说。”

乃慧犹豫了一阵，挪动了脚步，兄妹俩推着自行车，在瓢泼般的大雨中，踏上了归家路。他们走得很慢，到家后，见两人淋得像落汤鸡，尤其是乃慧，面无血色目光呆滞，把雅洁、曼若和罗燕吓得不轻，未及细问，先把乃慧搀扶进房，让她换衣服，旋又架到床上让她躺下。雅洁摸了摸女儿的额头，惊呼道：“呀，滚烫滚烫哩！”她走到门外瞪了一眼儿子，“怎么搞的？”

乃斌想起妹妹走之前母亲说的那些怂恿的话，窝了一肚子气，倘若母亲当时不让去，一切就不会发生了，他难以抑制自己，冲母亲嚷道：“都怪你！”

“哥——”乃慧怕乃斌说出什么，“我只是着凉，没事的。”

乃斌心领神会，说：“怕是要感冒，妈，你弄点姜汤好不好？”

雅洁这才走开，少顷，端来红糖姜汤，让乃慧喝了，遂又查高问低起来，乃慧嫌烦，就是不开口。但一想起个把钟头前经历的事，泪水又止不住地往下淌，她怕母亲看见，扯过被子把头蒙了起来。

“我的小祖宗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雅洁拉开被子问道。

乃慧不吱声。

“这里就咱母女俩，有啥不好说的呢？”

“不要问了！”乃慧大声说。

“可我是你妈。”

“烦死人了，”乃慧翻身坐起，目光逼人，“让我静一静好

不好？”

雅洁叹了口气出了门。

乃慧彻夜难眠，想到蒙受的污辱，恨不得马上就死，可是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她憧憬的未来是那样迷茫却又那样神秘，她难以割舍。她想到在干校受难的父亲和思想怪异的母亲，想起哥哥因她而承受的痛苦和对她的垂怜呵护，还想起远在北京的祖父祖母，他们对她一直期望甚高，再有就是那些保存多年的老唱片……她恨那个衣冠禽兽，她要报仇，倘若死了，一切都成了泡影，她想啊想，泪水将被头濡湿了一角，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，她终于选择了前者，决心把这件事隐忍下来。次日，她强打起精神按时起床，神情和平常没有两样。

“鬼丫头，你原来是吓唬妈的，”雅洁见了嗔道，“感冒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装神弄鬼，下次可不能这样。”

乃慧未作反应，她怕一不留神露出破绽让母亲刨根问底，她宁可在瞒与骗中过日子。

星期一，她照样去学校上课，照样做着班长的事，她留心同学的反应，一切都正常，没有任何异样的目光。而且，马士禄见她还跟以前一样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，可她对此人已恨之入骨，但无计可施，只得忍气吞声。

日子悄悄地流逝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乃慧发现月经迟迟不来。平素都是十二三号到的，自初潮开始，三四年了，很有规律的，这不怪吗？第二个月还是没来，她有些紧张，又不好问人，想找本生理卫生书看，这年头上哪里去找？星期天，她在天井里搓衣服，突然，似有东西从喉咙里往外冒，旋又“哇”地差点吐出来，她镇定了一下，继续搓衣服，过了会儿，又是一阵恶心，连连作呕，就是吐不出来，她的脸憋得通红。

“怎么啦？”一旁择菜的曼若走过来问道。

“胃有些不好受，怕是那次淋大雨落下的。”她掩饰过去了。

可这种现象，几天内竟连续出现，甚至连雅洁也有所怀疑。她问乃慧，却受到一顿抢白，无奈，她找到曼若说："大嫂，乃慧总作呕，如今世道太乱，不会在外面出什么事吧？"

"不会，乃慧一向稳重，"曼若尽管也在怀疑，此刻，却有意把问题淡化，"你不要瞎猜。"

"可我总觉得有些不正常，"雅洁说，"我怎么也掏不出她嘴里的话，乃慧最敬重你，你能跟她聊聊吗？"

曼若把乃慧叫到自己房里，这回，她不是宽泛地闲聊，而是突袭，她说："乃慧，你怎么总作呕呢，我看不大对劲，"她见侄女目光慌乱，攻势越发凌厉，"是不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？你考虑了后果没有？"

"大妈，我……"乃慧猛地哭道，"月经不来了。"

"快告诉我，怎么回事？"曼若把乃慧揽在怀里，轻轻抚着她的秀发。

"我怕怀……怀……怀孕了。"

"啊！"虽说曼若已猜出八九，但由乃慧嘴里说出来，仍令她惊愕不已，她的眼泪溢出，"作孽啊，才这点大的孩子，是谁糟蹋了你，是谁？"

"我……我不能说。"

"你一定要说，大妈替你做主。"

乃慧从曼若的目光中看到了无限的怜爱，她边哭边追述了那天雨夜发生的事，恳求道："伯母，千万不能让我父母知道，他们会受不了的。"

曼若点了点头，她像对婴儿似的搂着乃慧，泪水不停地洒落在衣袖上。她意识到这是件紧迫的事，必须果断处置，宜早不宜迟，于是，找到嘉卉说了这事，让嘉卉大吃一惊。之后，跟鼓楼医院约定，第二天把乃慧带来实施人工流产。

这天上午，曼若让乃慧请了假，诓了家里人，带她来到鼓楼

医院。乃慧见了嘉卉，遂抱怨起曼若来："说好保密的，你还是让别人知道了。"

"慧儿，你别弄糊涂了，我是你姑妈，"嘉卉说，"你一个姑娘家出了这种事，医院要问你结婚没有，丈夫是谁，你怎样回答？姑妈有熟人，给你打马虎眼，才能蒙混过关。"

乃慧咧了咧嘴，想笑却没笑出来。

当即做了青蛙试验，下午出结果呈阳性反应，怀孕确定无疑，遂动了手术。术后，在医院休息了个把钟头，这才回到乌衣巷。

这件事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，乃慧以身体不适为由在家休息了三天。回校后，表面上她显得若无其事，见到马士禄照旧打招呼。马士禄享用了一个少女的初夜，似乎也不再对她指望什么，或许，他的目标又转向别的女孩，谁知道呢？他说自己代表工人阶级，是领导一切的，那么，占有一切，包括少女的贞操，岂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马士禄就这么个想法。

毕业考试终于来临，乃慧摒除一切杂念，沉下心来温习功课，以优异成绩拿到了毕业证书。然而，全国所有的高等学校已停止招生，从此，她再也没有书读。

## 133

高中毕业后，乃慧待在家里无所事事，却又不愿外出。

谢子虔对于孙女的心灵创伤一无所知，他见乃慧郁郁寡欢，心情沉闷，便让她替代了嘉华的一部分工作，记录他的口述，继续《中国法律通史》的编撰。开头，乃慧觉得有事情做，颇有兴致，可不出一个星期，她便感到枯燥无味，净是些古代的案例。爷爷说出的许多语汇，她闻所未闻，记录的错别字比比皆是，事后，还得翻《辞源》或《康熙字典》订正。有时，为了一个词，

子虔得向她解释半天，弄得祖孙俩都觉得尴尬，这样便难以合作下去了，最后，子虔说："慧儿，难为你了。"此事就此了结。

乃慧不想闲着，遂帮家里洗衣做饭，雅洁觉得女儿偶尔为之尚可，长此以往总不是事，嘉华、曼若也这么认为，让她多看些书。可是，除了爷爷劫后余存的几本古籍外，家里没书。幸好乃贤从报社找来《牛虻》、《斯巴达克斯》、《母亲》，让她消受了一个月，书中写到的亚瑟、斯巴达克斯、巴威尔，还有母亲尼罗芙娜，都让她感动。她还喜欢上那个叫爱芙姬琵达的希腊名妓，然而，几本书里都充塞着人世间的纷扰和厮杀，似乎与当今的中国有某种相似之处，这究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，还是人性本身的弱点酿成的灾难呢？这个念头一直在她大脑里盘旋，她想不通。问乃贤，乃贤倾向于阶级斗争规律说，她却认为是人性使然，兄妹俩争论一番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但她不想再读这些内容过于激烈的书，于是，乃贤又找来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泰戈尔的诗是那样的优雅、隽永，如同清晨草叶上晶莹的露珠，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能背诵出不少。她问乃贤，泰戈尔还写过什么，乃贤报出《新月集》、《园丁集》，可在这非常时期是再也找不到了。她有点失望，但《飞鸟集》滋润着她的心田，她喜欢诗句的清新、纯净和蕴含的某种神秘，诗里不时流露的伤感也使她有所触动，她常在睡梦中进入泰戈尔诗的意境，那销魂夺魄的艺术魅力，使她也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扑闪着翅膀，在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。可醒来之后，街上高音喇叭的鼓噪，陡然把她从虚幻的梦境拉回现实，梦中的情景与外部世界竟那样不协调，那样尖锐地冲撞，她明白了自己终究生活在残酷的现实中，于是，渐渐地对泰戈尔也厌倦了。白天，家里人各有各的事，她闲得慌，自我感觉成了多余人。有时神思恍惚，暗自垂泪，只有罗燕来玩，才使她多少感到些快乐。罗燕曾在这里住过半年多时间，后来，她母亲被解除隔离允许回家，便住回去了，再后来，她已故父亲的老战

友，军区一位副参谋长又把她招进部队，罗燕成了一名话务兵。乃慧为罗燕命运的改变而庆幸，自然也很羡慕，但凭自家的条件，参军的事，她想都不敢想，况且，参军体检这一关，她就通不过，她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少女，她没资格。可她是个心性很强的姑娘，当罗燕表示要尽量想办法让她也去部队时，她婉言谢绝了，罗燕不谙内情，自然不好勉强。但罗燕处境的变化，使她一颗受伤的心更加难以平衡，她变得沉默寡言，做事也丢三落四的，雅洁有所觉察，问她，她则傻笑，而雅洁却被吓哭了，她忐忑不安，找到曼若说："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书读，又不是她一个，她怎么变得这样脆弱呢？"

"姑娘大了，想必她有了自己的秘密，也许是青春的苦闷吧！"曼若不便明说，"你我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过几天就会好的，不要去烦她。"

"她才十九岁，总不会瞒着家里人谈恋爱了吧？"

"不会，慧儿不是那种轻浮的女孩子，不过，倘若心中有些想法，也不奇怪，少女怀春嘛！"

"对，对，"雅洁应道，"虽说学校又让我教书了，可她爸仍在干校受审查，我真怕家中再出什么事。"

"别疑神疑鬼的。"曼若劝道。

乃慧的变化，曼若自然也看在眼里，她不知道罗燕来过，但她能想像又有什么事触动了乃慧，看着侄女恍惚失落的样子，她担心其神经出毛病，那就贻害终身了。顶好找个办法，让乃慧摆脱目前的状况。她想了一个又一个主意，比方参加街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乃慧能歌善舞，这样岂不是能发挥一下？可如今，她只是街道革委会的一名勤杂工，人微言轻，刚提出就被拒绝。于是，她又想让乃慧去街道誊印社，负责的是个老熟人，表示可以接受，但里面有个邪头，时常骚扰小姑娘，这显然不行。她又跟嘉卉商量，问医院可有什么事做？嘉卉听来直摇头，说让乃慧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